

## 論〈任氏傳〉的性別與道德困境

孫秀君\*

### 一、前言

〈任氏傳〉是唐傳奇著名篇章。雖然在愛情故事上不如〈鶯鶯傳〉、〈霍小玉〉、〈李娃傳〉等受到讀者高度關注，但的確是一篇相當不錯的作品，甚至有人推崇它為「唐傳奇壓卷之作」<sup>1</sup>。其中任氏狐女的角色，不僅承襲了六朝志怪，也對清代《聊齋志異》中的狐女產生了「承先啓後的重要意義」<sup>2</sup>。

〈任氏傳〉，作者為沈既濟。流傳至今，〈任氏傳〉的版本目前收錄所見有：

《龍威秘書》<sup>3</sup>(【百部叢書集成】)及《唐人說薈》<sup>4</sup>(【隋唐文明】，民國十一年掃葉山房發行)兩種，二者內容文字大致相同，全文至「唯衣不自製，與人頗異焉」結束，未見作者文末的記載與對此事的感嘆。所以，有些學者的文章，以文末作者云：「惜鄭生非精人，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」、「止於賞玩風態而已」，來對任氏與鄭六的愛情加以評斷。或說「遇暴不失節，徇人以至死，雖今婦人，有不如者矣。」是作者採用了史傳的方式對任氏加以論贊等等。這些論述都是有疑慮的。

探討〈任氏傳〉，首先，任氏與鄭六淒美的愛情，除了異物戀最後以悲劇收場，令人不勝唏噓外，文化背景下的性別觀念是否也扮演決定悲劇的重要關鍵？其次，受當代社會背景的影響，道德思想也反映在作品中。就這篇傳奇內容而言，道德是否也扮演決定悲劇的重要關鍵？這兩部分，是本文選擇〈任氏傳〉做為研究對象要瞭解分析的重點。

### 二、〈任氏傳〉主要內容介紹

篇中記敘：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，有天在街道上行走，偶遇鄭六。鄭六愛慕她的美麗，隨她到住宅，兩人互相熟悉而定下情緣。後來鄭六雖然得知任氏是妖非人，但對任氏之美難以忘懷。再次相逢時，鄭六不在乎任氏是異類的態度感動了她，兩人因此同居。後為鄭六的親戚韋崑發現，驚為天下人

---

\*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教授

<sup>1</sup> 郭競芳，〈《任氏傳》中婦女形象的意義〉(《殷都學刊》2009年01期)，頁76。

<sup>2</sup> 周先慎，〈精魅的人化--談《任氏傳》在古小說發展中的意義〉(顧俊發行，《中國古典小說戲劇賞析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年9月初版)，頁168。

<sup>3</sup> 嚴一萍選輯，《龍威秘書》(【百部叢書集成】，板橋：藝文印書館影印，1968年)。

<sup>4</sup> 文懷沙主編，【隋唐文明】(蘇州：古吳軒出版社，200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)。

欲強行非禮任氏，任氏堅決拒絕韋崑，得到了韋崑的尊重與愛護。此後，韋崑常供給任氏生活所需，任氏也為韋崑覓得喜愛的女子做為回報。

後來任氏利用自己的先天異能，幫助鄭六買賣馬匹致富。她的衣服破舊了，是向商人買現成的而不是自己縫製。經過一年多，鄭六調職外地，要求任氏同行。任氏算出此行不吉利，本不願答應。但禁不住鄭六的再三懇求而一同前往，最終在馬嵬被獵犬咬死。

### 三、〈任氏傳〉的性別困境

〈任氏傳〉所塑造的任氏形象，以美貌絕倫，溫柔賢慧，得到鄭六的愛慕而託付終身，而且以理智換取了韋崑的尊重。不僅如此，還運用聰明才智幫忙鄭六獲得財富，進而提升社會地位。這樣一位容貌、品德、才華兼具的女性，世間實屬罕見。但文章開頭卻直接點明：「任氏，女妖也」，作者藉狐來寫人，在作者筆下，任氏不僅不是妖狐，反而成為非常人性化的狐，且極具人性的奪目光彩<sup>5</sup>。而也就是因為作者形塑的是優秀女性而非女妖，任氏這個人物就喻合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意象的意義。

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，需具下列條件：

#### (一)容貌絕美

作者描寫任氏的容色動人，常藉著他人的視角來呈現<sup>6</sup>。如：鄭六眼中的任氏：「容色姝麗」、「其妍姿美質，歌笑態度，舉措皆艷，殆非人世所有。」韋崑家僕眼中的任氏：「奇怪也，天下未嘗見之矣。」韋崑眼中的任氏：「殆過于所傳矣」、「愛之發狂」。市人張大眼中的任氏：「此必天人貴戚，為郎所竊，且非人間所宜有者。」作者多次藉著他人來贊美任氏，「這是唐傳奇中寫女子之美篇幅最多、寫得最好的一篇」<sup>7</sup>。可見容貌絕美不僅是鄭六、韋崑追求任氏的出發點，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重要條件。

#### (二)聰慧過人

任氏以她的聰明才智教鄭六買賣馬匹，藉此幫助鄭六謀取利益，是其一。她使計幫忙韋崑獲得刁緬將軍的寵婢，是其二。雖然這件事是算計自己的親戚，在道德上有瑕疵，但是從聰慧這點看，還是非常突出。

<sup>5</sup> 韓瑜，〈中國古典小說中狐故事的類型嬗變--以唐小說為中心〉（《浙江工業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2006年2期），頁141。

<sup>6</sup> 劉麗梅，〈紅裳撩激情 去扇現理性--唐傳奇中美惠情理兼備的任氏與李娃形象解讀〉（《名作欣賞》2009年21期），頁116。

<sup>7</sup> 郭競芳，〈《任氏傳》中婦女形象的意義〉，頁78。

文中最能展現她聰慧過人的，當屬反抗韋崑的圖謀不軌。先是用「服矣，請少迴旋。」但發現這個方法行不通，改採用「縱體不復拒抗，而神色慘變」、「鄭六之可哀也」，引起韋崑的好奇，激起他的義氣，最後讓韋崑自動罷手。任氏用過人的機智捍衛了她與鄭六的愛情。

### (三)忠貞不二

由任氏想盡辦法反抗韋崑，拒絕他的凌辱這件事，即可見她對鄭六的真心。不但如此，任氏最後也用生命證明了她對鄭六的愛<sup>8</sup>，明知自己與鄭六同行赴任會有生命危險，還是禁不起鄭六的堅決要求，也因此結束生命。任氏是以生命為代價回報鄭六對她的情意的。

### (四)不嫌貧愛富

〈任氏傳〉男主角鄭六「好酒色，貧無家，託身于妻族」，這種角色設計，在歷來小說中是極少見的。因為一個貧窮、喜好酒色、長期依靠妻子家族過活的男人，不僅容易遭受社會大眾的恥笑，也不容易獲得女性的青睞與仰慕<sup>9</sup>。〈任氏傳〉卻不同，當任氏選擇了鄭六之後，她不再被家世財富等都比鄭六出色的韋崑所打動。這種不慕富貴、不嫌貧賤的態度，「可以說是作者沈既濟乃至當時整個男性群體的一個理想：希望擁有這樣一個不嫌貧愛富的女性。」<sup>10</sup>畢竟在當時無法娶五姓女、無法進士及第的文人非常多，任氏不嫌貧愛富的態度，有助於彌補這些人的缺憾<sup>11</sup>。

「容貌絕美」、「聰慧過人」、「忠貞不二」、「不嫌貧愛富」是作者筆下形象生動的任氏。有賞心悅目的美麗外貌、有輔佐能力的聰明才智、有忠心、貞潔、不慕富貴、不嫌貧賤的品格，是作者所希冀理想女性的化身。但這些標準都是以男性為出發點、是以男性為本位的思考模式，是男權社會下對女性這性別角色的期望<sup>12</sup>。所以，任氏的死亡、她與鄭六的結局之所以會以悲劇收場，追根究底是男權至上的結果<sup>13</sup>。

<sup>8</sup> 余陽，〈論唐傳奇中精怪的人性化、世俗化〉（《紅河學院學報》第 11 卷第 1 期，2013 年 2 月），頁 56。

<sup>9</sup> 劉慧英，《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--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），頁 21。

<sup>10</sup> 倪瑗，〈淺論唐傳奇男性創作話語權下的女性意象建構意義--以《任氏傳》、《李娃傳》、《謝小娥傳》為例〉（《金田》2014 年 2 期），頁 506。

<sup>11</sup> 倪瑗，〈淺論唐傳奇男性創作話語權下的女性意象建構意義--以《任氏傳》、《李娃傳》、《謝小娥傳》為例〉，頁 506。

<sup>12</sup> 劉慧英，《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--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》，頁 24。

<sup>13</sup> 于海博，〈男權至上的犧牲--任氏悲劇之我見〉（《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》2005 年 4

任氏與鄭六的相處是不對等的，文中任氏處處為鄭六著想，但是鄭六明知任氏不是人類，卻連任氏明示生命有危險，不願跟著他赴任時，都沒有從任氏的角度做任何的關懷和思考<sup>14</sup>。除了貪圖任氏的美貌、付出與幫助，男權社會文化結構下這種不具備自主與獨立的女性--任氏，在鄭六這位男子眼中「無法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的價值和地位」<sup>15</sup>。所以，「男權至上」即是任氏與鄭六的悲劇最重要的關鍵。

任氏因身為女性而產生的困境，實非只出現於作品中。當社會由男性意識主導、當女性沒有或缺乏自己的主體意識，則女性的地位和權利就會被漠視與喪失<sup>16</sup>。唐代至今，現實生活裡依然有許許多多的任氏，因為性別問題而遭遇不公平、不受尊重的對待，她們的處境需要被正視。也因此，性別平等的觀念還需要靠教育不斷地推廣改進。

#### 四、〈任氏傳〉的道德困境

任氏幻化為人，是非常人性化的狐，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。但身處人類社會，就擺脫不了人類社會的道德規範、價值取向。前面提到的不嫌貧愛富--不慕富貴，不嫌貧賤，即是良好道德的表現。而「不嫌貧愛富」，不只存在於男女兩性，也存在於各種人際關係中，是社會大眾認同的普世價值。

〈任氏傳〉女主角任氏的情感是雙線發展進行的，她有兩個男性可供選擇，且與兩個男性可以直接接觸。這種三角戀愛的敘述方式在小說發展上算是一種開拓<sup>17</sup>。任氏除了與鄭六的愛情之外，她與韋崑的情感，表現出的是一種「精神之愛」<sup>18</sup>(或者稱為「友愛」<sup>19</sup>)。但這裡的精神之戀，不是指柏拉圖式條件下「女性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」的精神之愛<sup>20</sup>，而是指超越肉體佔有慾

期)，頁 47。

<sup>14</sup> 于海博，〈男權至上的犧牲--任氏悲劇之我見〉，頁 47。

<sup>15</sup> 劉慧英，《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--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》，頁 19。

<sup>16</sup> 周艷，〈對唐傳奇《任氏傳》的女性主義解讀〉（《楚雄師範學院學報》2008 年 11 期），頁 71。

<sup>17</sup> 何滿子，《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--中國小說研究》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5 年 1 月台灣初版第 1 次印刷），頁 66。

<sup>18</sup> 何滿子，《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--中國小說研究》，頁 67。

<sup>19</sup> 李冬梅，〈傳統與現代的撞擊--解讀《任氏傳》〉（《青海師範大學民族師範學院學報》2007 年 2 期），頁 4。

<sup>20</sup> 余芳、黃秋生，〈《任氏傳》的女性主義解讀〉（《南昌大學學報(人文社會科學版)》2006 年 2 期），頁 125。

的情感而達到某種精神的愛戀<sup>21</sup>。任氏以觸動韋崑心理的言語，激起韋崑的正義感，使得韋崑最後能以理智的態度克服了肉慾的愛情。她「富貴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」守住女性的尊嚴、贏得韋崑的尊重，突顯她的人格魅力，也讓三人日後可以和平相處。

任氏與韋崑、韋崑與鄭六，在文中出現不少道德問題。

首先，鄭六的妻子是韋崑的親戚，且鄭六依附妻子的家族過生活。即便韋崑自己也是喜好酒色之徒，當知道鄭六在外有任氏，他選擇隱瞞自己親戚的做法，是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。

其次，任氏爲了回報韋崑的情意，第一次爲韋崑找來她的表妹張十五娘，幾個月後就被韋崑厭棄了。第二次韋崑想得到刁緬的寵奴，而寵奴的母親是任氏的表姊。任氏設計讓寵奴得病，又賄賂巫師。終將寵奴騙到自己家，方便韋崑下手。爲了償還自己的情債，不惜算計自己的親戚，也不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。

前面提到的「忠貞不二」，是〈任氏傳〉的性別困境，同時也是〈任氏傳〉中的道德困境。

「忠」的道德觀念由來已久。早在漢代，「盡心曰忠」的政治思維就已深入人心<sup>22</sup>。由君臣擴至夫妻關係，使得做妻子的「必須像臣事君，子事父，弟事兄一樣全面服從丈夫」<sup>23</sup>。而且必須「貞潔」，必須要從一而終。即使遇到韋崑，條件比鄭六這個「貧無家，託身于妻族」、「仕途、才能都無可稱道者」<sup>24</sup>更佳，任氏都要「忠貞不二」，甚至「服從」，以至結束生命。這種以男性爲本位的思考模式，傳達了「無論女人多麼優秀，她嫁的男人多麼不堪，她都應該對他死心塌地、徹底忠貞」<sup>25</sup>。所以，僅單方面要求女性遵守的「忠貞」，不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，是道德的困境。

當然文中敘述任氏與韋崑兩人之間，「每相狎暱，無所不至」的描寫與「忠貞」兩字有段不小的差距。雖然作者表面上用「唯不及亂」爲任氏解套，但這應與任氏是狐妖的角色設定有關，既然不是人類，在道德上便採取較寬容

<sup>21</sup> 何滿子，《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--中國小說研究》。頁 67。

<sup>22</sup> 王子今，《「忠」觀念研究--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》(長春：吉林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)，頁 156。

<sup>23</sup> 于海博，〈男權至上的犧牲--任氏悲劇之我見〉，頁 47。

<sup>24</sup> 陳節，《中國人情小說通史》(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)，頁 45。

<sup>25</sup> 余芳、黃秋生，〈《任氏傳》的女性主義解讀〉，頁 126。

的方式對待。當然這種寫法也形成了不少對任氏は「妓女」<sup>26</sup>或「賢妻加蕩婦」<sup>27</sup>的不同解讀。

最後，「戒貪」也是一種道德規範。文本的情節安排中，「貪」有以下幾種狀況：

(一)鄭六是一位已有妻室的男人，又貪戀任氏的美貌。韋峯得到張十五娘厭倦後，又想得到刁緬的寵奴。這兩個男人希冀三妻四妾、希冀得到一個又一個女人，明顯是「貪」。

(二)「鄭子方有妻室，雖晝遊於外，而夜寢於內，多恨不得專其夕。」所以，當任氏卜算出若與鄭六一起赴任，生命將會有危險而不願同行時，鄭六在乎的是滿足自己與任氏能有更多時間相處的願望。不願分離、渴望長久，也是一種「貪」。

(三)狐女任氏想託付於不以異物對待她的鄭六，表面上似是稱許鄭六尊重萬物平等。但深思之，壽命不只百年的妖狐，既非報恩也非復仇，不找自己的同類，而想依靠生命只有短短數十年的人類。若任氏真以為與人類在一起比較榮耀，就是一種「貪」。

「不嫌貧愛富」、「忠貞」、「戒貪」等都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。所有人都可以將這些道理講得讓人折服，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一再淪陷於種種泥淖。所以，必須謹守分際並尊重、同理他人的心情，這樣道德才能在常態社會中發揮，成為真正的公平正義。

## 五、結語

〈任氏傳〉中，男權社會文化的思考模式、人類的貪慾等，這些性別與道德的困境，都屬於人生困境的範疇，身陷其中也都有造成悲劇的可能。而性別與道德，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，到現在依然是有價值意義的議題。這種現象也告訴我們，人類社會物質生活雖然不斷地快速進步，但還是有許多關於性別與道德等等的現象，需要更多的思考與理解、關懷與覺醒。

## 參考文獻

嚴一萍選輯，《龍威秘書》，【百部叢書集成】，板橋：藝文印書館影印，1968年。

文懷沙主編，【隋唐文明】，蘇州：古吳軒出版社，2005年3月第1版第1次

<sup>26</sup>如：王光福，〈讀《任氏傳》〉（《蒲松齡研究》2004年01期。）

<sup>27</sup>如：余芳、黃秋生，〈《任氏傳》的女性主義解讀〉。

印刷。

顧俊發行，《中國古典小說戲劇賞析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年9月初版。

何滿子，《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--中國小說研究》，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5年1月台灣初版第1次印刷。

劉慧英，《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--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6年5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。

陳節，《中國人情小說通史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。

王子今，《「忠」觀念研究--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》，長春：吉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。

梁瑜霞，〈史傳傳統對唐人小說的影響--兼論唐人小說以「傳、記」命名現象〉，《唐都學刊》1998年4期。

王光福，〈讀《任氏傳》〉，《蒲松齡研究》2004年1期。

于海博，〈男權至上的犧牲--任氏悲劇之我見〉，《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》2005年4期。

余芳、黃秋生，〈《任氏傳》的女性主義解讀〉，《南昌大學學報(人文社會科學版)》2006年2期。

韓瑜，〈中國古典小說中狐故事的類型嬗變--以唐小說為中心〉，《浙江工業大學學報(社科版)》2006年2期。

李冬梅，〈傳統與現代的撞擊--解讀《任氏傳》〉，《青海師範大學民族師範學院學報》2007年2期。

周艷，〈對唐傳奇《任氏傳》的女性主義解讀〉，《楚雄師範學院學報》2008年11期。

郭競芳，〈《任氏傳》中婦女形象的意義〉，《殷都學刊》2009年1期。

劉麗梅，〈紅裳撩激情，去扇現理性--唐傳奇中美惠情理兼備的任氏與李娃形象解讀〉，《名作欣賞》2009年21期。

余陽，〈論唐傳奇中精怪的人性化、世俗化〉，《紅河學院學報》第11卷第1期，2013年2月。

黃大宏，〈社會化生存中的道德困境：《任氏傳》的主題與敘事策略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2013年6期。

倪瑗，〈淺論唐傳奇男性創作話語權下的女性意象建構意義--以《任氏傳》、《李娃傳》、《謝小娥傳》為例〉，《金田》2014年2期。